





繡像桃花

庵鼓詞

古蔚山  
署首



中華民國元年

法馬路得善里內三十一號

總發行所 顯記書局

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埠時新書莊

文元書莊

江左書林

奉天鼓樓北首

章福記書莊

廣東雙門底

章福記書莊

新嘉坡

萬豐書莊

分售處 埠外

陽曆五月出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新刻繡像桃花菴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張員外世襲進士

第二回

虎邱山看會遊春

第三回 妙禪姑心思凡事

第四回

張公子意欲通情

第五回 師徒二人茶樓留意

第六回

陰陽雨物魚水多歡

卷二

第七回 張公子恭拜神像

第八回

妙禪姑成就良緣

第九回 赴陽台情即索酒

第十回

縫綾帶姜女插花

第十一回 拜師徒男扮女粧

第十二回

宴園林交杯對飲

卷三

第十三回 豆氏女遣僕尋夫

第十四回

眾家人菴堂問主

第十五回 貪奸淫勞身殞命

第十六回

守孀寡遺腹生男

第十七回 王婆子鬻賣嬰兒

第十八回

蘇知府螟蛉有子

卷四

第十九回 豆夫人新認母子

第二十回

王婆子細說情由

第二十一回 三個月先父去世

第二十二回

二賢妻蘇家索子



第廿三回 蘇狀元歸宗認子 第廿四回 後代根一担雙挑

竇氏



蕭象兆七卷



陳妙禪



新刻桃花釐卷一

第一回 張員外世襲進士

詩曰 大道無一非道 全憑悲歡離合 事情變轉育巧多 令人猜想不過 事情原有格致 辭句莫看錯說 起盡仔細犯揣摩 免得書中之樂

西江月罷內中引出來了。一部大明野史當初洪武爺與陳有諒大戰。兵敗萊州城內。被大兵圍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打救甚是危殆。多虧了一人救濟。是何人氏。這萊州城內。有一家張員外。家中大富。情愿出納倉谷二十萬石。洪武爺兵得糧草。免得勝了漢王。後來即了帝位。駕坐南京。想起了此事。下名張員外進京。重加封賞。張員外志潔清廉。封官不要。贈金不受。皇爺無奈。恩賜他世襲進士。百頃良田。張員外謝恩回家。幾年身。膝下一子。名叫張才。字是學富。年方一十六歲。娶妻寧氏。守制三年。孝服已滿。日家中誦讀詩書。時值三月。聞聽虎丘山迎春大會。心中思想。這幾年無曾出門閒游。不免告知娘子。觀會散心。一遭便了。

這公子獨坐書房悶無言 忽聽的大會起在虎丘山 這幾年守制帶孝家中坐 並無曾出離府門閒游玩 到不如今日出門去游會 看一看會裏景致全不會 觀一觀士女王孫巧打扮 望一望陽春烟景三月三 看一看金勒馬嘶茅草地 看一看玉樓人醉杏花天 望一望桃花柳絮那裡好 觀一觀飄飄蝴蝶上下翻 這公子一心去想游會 回宅內請出寧氏說根原



話說公子想到這裡回了內宅。賈氏一見問道：相公不在書房用功，來此內宅有何話說？公子說道：娘子有所不知。我在齋中服孝三年，不曾出府。今日忽聽虎丘山三月三迎春大會，我有心前去看一看勝景，散一散悶懷。因此來與娘子說知。賈氏說道：相公出門望景，到也罷了。只是身輕年小，叫妾身放心不下。公子說道：娘子放心。小生前去三五日就回。有何挂慮？賈氏說道：相公既然要去，妾身也不敢強留。命了環整理一桌酒席，夫妻二人對面坐下。賈氏說：相公要去游玩望會，妾有几句良言，是你聽了。

賈氏賢德女

善知夫妻情

聽說去游會

備酒先饒行

輕吐櫻桃口

笑言尊相公

你今要游會

聽我話分明

妾身有几句良言囑咐你，但恐你少年出門無正經，許多非類無良將人坑。第一來休貪美色，卧花柳內裡邊無有之人心不平。莫戀着彩樓笙歌音韻妙，對丈夫口吐良言即丁令。

萬望你時刻小心藏主意，第二來休要貪醉飲劉伶，不過是閒看買賣觀把戲，叫妾身倚門盼望挂心中。

那外邊諸色雜人俱多有，千萬切莫貪耍戲作聰明，第三來莫進賭博是非門，但愿你此去一望即回來，好一个三賢四德賈氏女。

話說賈氏夫人對丈夫將言語囑咐遍了。公子說：娘子放心。小生一一記下了。賈氏夫人問道：相公此去可用幾名家人，或是騎馬，或是坐車？公子說：不用，只用一人一馬，將我送到。命人

馬回家三日以外，再去接我不遲。賈氏聞言，自箱中取出一套新衣，靴帽俱全。與公子換上。親自與丈夫包了一个包，又剪上碎銀幾兩，分付家人備上了良馬一匹。賈氏親自送出大門。張學富上了坐驢，有一名家人跟隨。這公子跨馬揚鞭，往虎丘山去了。

這公子跨馬奔上路陽關

賈氏女目送丈夫踏門前

眼看着相公奔上大路去

只看的人馬柳陰相遮欄

他可才倒那金蓮還家轉

自今後隻身化做望夫山

自今後獨守空房無伴侶

自今後盼斷衡陽再不還

自今後大門一別千秋夢

自今後再想見面難上難

且不言少年公子去游會

再說那道姑出家桃花巷

按下張學富不提他行程如何，且說這虎丘山以東有一座寺院，名為桃花巷。巷中有一位道姑，姓陳法號妙禪。其父陳乃家，在蘇州貿易，丟了大本，將此女買于巷中。當下一十八歲，生的人物聰俊美麗，昇當才學，人不能及，風韻無人可比。自一十六歲，那一等風流態度，出現于外。每日裡思想尋一个美貌如意的郎君，消一消身邊的慾火，爭乃是眼界高大，見的那一些王孫公子，士庶百姓，少年者至多，皆不中意。曰：此前熬日月，朝思暮想，其日已久，挨到一十八歲，是日正當暮春之氣，這道姑身處禪房，鬱鬱悶坐。那一段思春的情景，令人描寫不盡。怎見的有詩一首。

年過二八女妙禪

自己房中悶无言

茶裡思來飯裡想

睡不濃來坐不安

白日思量不好受

夜晚翻身更難言

安心若見才郎面

双手抱住不放鬆



第二回

虎丘山看會游春

詩曰 禪拈原東君 好光陰辜負人 曉風吹落紅塵陣 三寶不焚 經聲不聞 眼前無限鶯花恨 經幾春 春春過也 敢則是春最撩人

這一曲駐云飛歌罷。單說妙禪。一到春天。那春思一動。經也不念。香也不燒。逐日裡茶飯懶用。悶坐无言。師付姓李。法號道如。乃是個民婦出家的。性情愚拙。且從妙禪進院。痴愛嬌養。既長長大。凡事皆從徒兒之命。往來降香人等。妙禪心愛的。接以茶禮。心中所厭者。便叫師付招應。這日李道如見徒兒悶悶不樂。乃叫道徒兒。今日有虎丘山迎春大會。高扎彩樓。歌舞演戲。四面看戲的車馬如雲而集。那公子王孫。士庶男女。粧模作樣。穿紅的挂綠的。或十個一羣。或八個一羣。前者呼。後者應。來往不絕。皆來游會。還有那些買賣客商。各樣的雜行。招聚一處。還有許多的說笑場的。要把戲的。唱小曲的。還有許多的西洋景。中原景。山景。水景。又打上三月三春日的佳景。徒兒何不穿起來。前去觀一觀勝景。樂一樂花景。看一看人景。消一消胃中悶景。心中就令一番光景。

老道姑先把會景說一番 喜壞了私心盼情陳妙禪 暗想道既然迎春開大會 我何不跟隨師付觀一觀 看看那會中有些美貌女 觀一觀那裡出些俊俏男 倘若得美貌相公可人意 暗暗的將他引進桃花巷 搶他來藏在內室清淨來 夜間顛倒鳳鮮心懷 那時節柳腰相交才郎休 嘗嘗一風流旨味鮮不鮮

將我這渾火慾火安一安 妙禪女心中拿定大主意

禪房蓋心梳洗把衣穿 將我這渾火慾火安一安 妙禪女心中拿定大主意 話說妙禪道姑。一聞此言。心中歡喜。即忙回上禪房。梳洗已畢。又穿上了一套新色。山水八卦衣。頭挽道遥髻。腰繫絲帶。左手舒着汗巾。一條。右手執着拂塵一尾。把鏡一照。無有半點凡俗模樣。這才出了禪房。師付一見。滿心歡喜。說我兒虧得你出家。若為俗民。我一個窮家男子。逐日裡刷鍋洗碗。那才屈殺我兒這人物也。

李道遠一見徒兒喜盈盈 他說道我兒人才不非輕 你今日出家成道為仙子 勝強似得隨俗民身受窮 你本是九天仙女臨凡世 為師付情愿受苦你受榮 這幾日見你心中不快樂 每日裡茶飯懶食不安寧 我與你游春望景去觀會 去看看許多景緻樂無窮 老道姑回首就把房門代 師徒倆出了山門向前行

話說師徒二人出了山門。妙禪女頭前。道遠隨後。一路上春光景不看。奔山來了。妙禪女一心想看美少年 一路許多春景不愛觀 同師付扭扭捏捏向前走 那管那紫燕銜泥來往轉 那管那蝴蝶飄飄舞花前 但恐怕春日曬淡芙蓉面 但恐怕拳石踏破綉鞋尖 但恐怕香塵吹入秋波眼 但恐怕清風吹動道遥冠 這道姑一路行來嬌無力 一步步前行來到虎丘山 話說師徒二人一路行來。三住三歇。來至了虎丘山上。抬頭一看。但見入山之人。一望無邊有



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的有矮的有俊的有醜的有白的有黑的甚事熱鬧道遠說徒兒初到會上路徑不熟雜人甚多挨來擠去看胡迷了你你可扯住我這衣衿我將代着你看四面看這會上的情景妙禪說師付前行我在後邊看看你就是了道遠聽說頭前引路妙禪隨後進會來了

妙禪女進的會來觀其詳

那一邊酒菜舖內五味香

這一邊弓箭舖內弓滿面

一部部聖賢書卷疊成箱

觀不盡抽頭樹焦木貨市

正是他師徒二人向前看

正是那戲樓扎在水中央

看戲的看不夠的佳期會

徒兒借出去罷

話說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口下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口下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口下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口下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口下妙禪道姑正然看的有趣

道遠說道徒兒此處人甚多

時的身邊出汗借出去乘涼乘涼

但只見許買多賣在兩旁

這一邊高聲吠喝雞汁麩

一逢逢點鋼刀銷查前賬

這一邊綢緞舖內雙彩挂

觀不盡鋤鎌杖鋤鐵器行

看不盡騾馬市內馬跑好

忽聽的彩樓歌舞動笙簧

原來是少年子弟聽唱戲

好不歹饒殺姑妙陳道娘

老道姑叫聲徒兒聽言良

這一邊几坐大大吃飯舖

那一邊吠喝火燒一包糖

那一邊書箱舖內代筆墨

一卷卷篋機大綾出蘇杭

觀不盡跑馬賣獅耍把戲

看不盡雜貨行中有紙張

師付倆舉目留神抬頭看

唱的是張生鶯鶯戲西廂

正是這飢渴女子未足興

是難受看到那動陽之際只覺着滿懷混混沉沉如僧舍中受水湧出身中衣服不覺濕了  
一大塊只覺着那個旨味寔是難受因在眾人屬目之地不得不強打精神這正是  
分明身上難消受 自是心內想如此 若非人言鬧市處 卧在地下推伴死  
一身慾火消不盡 何人禪房把施身 目下公子若相遇 菴中琴瑟樂友之

第三回

妙禪姑心思凡事

詩曰 遊玩悞入宋家東 垂袖開懷拂好風 鶯藏柳暗無人語 惟有牆花滿樹紅

閒言少叙且說妙禪道姑正看道好處猛然間煞了鑼鼓妙禪呼道師付咱出去歇息歇息的

罷二人方才離了戲樓前走不遠但見前面一座茶樓樓下一个大大的布棚往來喝茶的不

少妙禪說道師付咱在此飲一杯茶歇息歇息何如老道姑未及答應茶小問道二位女師付

是代用茶請上樓去又清淨又寬闊歇息歇息可不好麼道遠聞言遂與徒兒上了樓去就位

坐下茶小看看茶來將茶端上吃了一杯妙禪道姑自樓窗以內向下一望只見吃茶人等來

來往往觀會者甚有老有少好不熱鬧也

妙禪女樓門以內向下看 但只見吃茶人等相往還 細看來也有老也有少來

俱都是遊玩望戲樂自然 但只見也有黑來也有白 俱都是華美衣服身上穿

有几个面貌醜陋不好看 單看那面貌雙全美少年 這一個臉白如粉甚干淨

可就是兩眼立豎眉不彎 那一個身體生的多雅致 可就是臉上爭子如墨染



這一個衣服華美代俊俏 可就是粗眉短臉如泥碗  
可就是身輕年小能不担 這道姑少年之中俱多有  
正是那擇婿道姑心裡淡 有一八先來分付把茶端  
終未見出類拔萃可意能

話說妙禪女遍觀小年之中並無一人如他心意心中好生淡治說道我自是好一個美貌聰  
俊的男子這許多病多愁的對面交付在兒解解這飢渴之情誰想這大的一個地場我就  
找不出一个可意的人來這正是  
仙女空有落凡意 不見金童自何來

妙禪女正然思想只見自眾人中閃出來了一个少年相公來至茶房門首一聲分付煎茶來  
了不急忙將他讓至樓下就坐坐了茶小看茶來了端上一盃妙禪女姑仔細一看但見那一  
表人才如前者見的大不相同怎見的俊秀有梅花詩一首吟曰

衝花俊中飄灑 飄灑處兩條翠帶 隨風飄飄 如同似蝴蝶片片隨風舞 綴子藍衫  
甚可體 可體處今和時派 推推拜拜 好一似金童遙送下天來 二目清秀 清秀  
處兩道春山 動波流暉 看人處目中會情 動人心意唇紅齒白 紅白處兩行碎玉  
丹珠包藏 言語間辭句清新 清新處可人意懷 天庭飽滿 飽滿處有福有緣多富  
貴 地闊方圓 方圓處有子有孫裕後昆 粉底皂靴登足下 坐在椅面甚端莊 好  
似宋王出世 如同 妙禪女下方 相如 何處至 文君現在樓上藏 妙禪看罷

身如酥 急急呼張下茶樓窗  
暗想到若得此人將身抱  
可喜這良宵一刻值千金

妙禪女看罷才即身如泥 急急乎身子張下樓窗門  
勝強似修真養性活萬春 那時節顛鸞倒鳳雙雙美  
我若是待得此人同一夜  
我必然掌花口嚀親又親 妙禪女越看越愛越思戀  
真正是越思越想越心焦  
茶樓上一上一下看的切 那相公那知頭上有佳人  
那道姑看了一回心中悶  
恨不能同床同席親一處

話說妙禪女自樓窗之內看了一時那位相公自管吃茶並不抬頭明公于說這位相公是誰  
麼這就是蘇州府雙竹巷張才張相公家人將他送到會上他將家人馬俱以打發回家去了  
自己一人遊會半日覺着腹內渴了才來這布棚之內坐下吃茶素果點心雜然前陳那女姑  
在樓上他那裡知道此時妙禪女在樓窗以上暗暗思想何能叫他得知使那一雙俊眼兒深  
深的看我一眼我這心裡也好受一些思念一回元計可施忽一轉念說有了我不免將呵的  
幾個瓜子皮兒揚于他也茶盞以內他就自然知道看我女姑想到這裡遂呵了幾個瓜子將  
皮裡在手內日向樓窗之中照着公子那茶盞之上傾下來了正正落在公子那茶盞以內此  
時張才正然吃茶忽然間自上邊落下來了幾個瓜子皮吊在茶盞以內心中說道這是從那  
裡刮過來的不由的抬頭朝上一看呀看見樓上一位女姑坐在樓窗以內將身探出樓窗之



外頭代道還冠。身穿綉花八卦仙衣。右手舒着拂塵一尾。左手舒着素羅汗巾。十指尖尖。口吐瓜子。那一個俊秀風流的態度。真令人寫也寫不盡。畫也畫不全。後人觀到其間。有求巧王使丹青。畫的王美人一章。上邊題詩一首。

樓窗觀人物

俊秀世間無

窈窕淑女子

庚年十五六

身穿八卦衣

方知是道姑

霞光抱暖言

臉頰朗初旭

飄灑雲雨仙

氣氤蘭射靄

風流巧梳洗

時世寬梳束

帶點紫葡萄

梅花紅石竹

疑情尚未語

村意微相囑

公子一見面

良魂八月窟

要知後來事

下回自相逢

第四回

張公子意欲通情

詩曰

一見嬌羞 雲雨情意兩相投

傳情暗裡動秋波

知情明中言語約

想在心

頭

記在心頭 不知何日能成就

這一曲粉蝶兒。單說妙禪傳情的故事。話說張公子一見妙禪。秋波流暉。光明射目。這妙禪見公子看他。更獻出那等風流之態。起見出那樣飄灑的光景。美目含情。似笑非笑。柳腰輕擺。似動非動。好一似長樂宮中醉酒的楊妃。如同似鳳儀亭偷情的貂蟬。公子一見。神魂蕩漾。自覺着那個心頭大兒。驅起如何能安舒得住也。

這公子一見道姑陳妙禪

自覺着那個古味寔難言

自古來美色女子多多有

並未見這等縹緲雲雨仙

暗想道此處並未蟠桃會

是怎麼月裡嫦娥離廣寒

莫不是玉帝褒孝富華美

若是不然

張七姐無故不肯來凡塵

莫不是仙女望景落華園

莫不是織女私自下九天

我今日明明是來看會景

莫不是與那劉臣耿耿一樣。成了仙人也。

是怎麼將身誤入于樓園

說甚么昭君娘娘生的好

他就是好殺難占此人占

說甚么上古褒似妲姬女

說甚么唐朝楊妃武則天

說甚么鶯鶯風雅梨花女

說甚么春秋西施漢貂蟬

看此人花容月貌古來少

怎能夠兩兩相抱鳳顛鸞

張公子看罷一回心如事

但見他目不轉睛望眼穿

話說張公子看罷。心中繞亂。不由的目不轉睛。呆呆的盡看。此時妙禪女。在那樓窗以內。一先將足露了半面。一見公子看他。是有戀看之意。通情之心。便見他將那身體全形出來了。將那一雙小小金蓮。放過去了。一隻欄在樓窗以外。將手中的塵尾。插在那脖子以後。一手拿着汗巾。將那綉花底馬鞋上的塵土。輕輕的掃打了打掃好。又將那瓜子。兜放在手。小十指尖尖。放在那櫻桃口內。朱唇啟動。碎玉密排。一行呵着瓜子。一雙秋波射定在公子眼內。轉上轉下。往來送情看的公子。神色飄蕩。更覺觀之難堪。不由的也就白送情。二人媚眼傳遞。妙禪的時也。覺着骨軟體酥。那一段支持不住的光景。就是西天大佛。那一見這個態度。也難說樂心不動。這正是。

格外獻出風流體

壓倒千嬌百媚花



妙禪女親口呵幾個瓜子仁兒故意丟下去落在公子面前桌面以上公子一个个兒皆拾在口中目看妙禪只覺的津津有味妙禪一見更覺有情雖不言語使之上下俱知心志妙禪遂將瓜子仁兒呵了一包包在汗巾中以內隨手丟下來公子頓時一手接過遂將瓜子仁就低下頭來拾起將汗巾看了一遍拭了拭臉上的汗津只覺着蘭麝撲鼻異香滿口拭了又拭看了又看好个老人的緊也

張公子手拿汗巾親又親

不由的雙手臉上揩汗津

只覺着異香撲鼻津有味

自覺着上白肱大紫金盃

這汗巾本是仙女親手賜

手拿着自覺珍貴值千金

不由的目視仙姑拱手笑

妙禪女秋波側視喜吟吟

他這裡朱唇啟若巧如送

張公子邁步情緒似謝恩

暗想道仙姑代我有情義

趕几時相偎相抱緊隨身

但不知住在那菴並那社

又不知姓氏名誰何處存

在眾人屬目之地不好問

到叫我過後見面那裡尋

張公子聽名伶利心內想

不由的汗巾上面題詩文

話說張公子想到這裡遂將汗巾鋪在桌面之上就着人主的筆墨手拈板筆寫詩一首詩曰

如阮惺入于妻園

蕭歌秦樓過天仙

婢娥有意忽情戀

小生無路入廣寒

原問仙鄉住何處

敢效玉手至九天

何時得解香羅帶

嬌妙花枝任盤桓

下簷張才熏沐百拜張公子寫完妙禪在樓窗以內早已看的明白遂伸出厯雪欺霜的玉筍作接要之張公子在下流又聽不上去遂將汗巾向上一執那汗巾甚是輕妙又被迎風吹去

妙禪見不得手便輕啟朱唇嚶嚶聲音尊道師付我將汗巾落在樓下去了師付快下樓去拾來若是晚了但恐被人拾去老道姑說道徒兒你可不小心了待老身與你尋去遂下了茶樓來至布棚樓窗以下見一位公子手拈汗巾左右展看遂說道你這位公子這是俺的汗巾快快還我罷公子聽的有人來要知是仙姑命他師付來要心中思想何不趁此機會登樓一觀倘若得近美人雙携手勝似狀元及第紅

公子想到這裡遂說道師付汗巾乃小生所拾之物不知何人遺失師付說是你的不知可有甚麼作証老道姑說道這汗巾原不是我的可是我徒兒之物有甚麼作証我也不知原是我徒兒命我下樓討取公子說既是你徒兒之物叫你徒兒親自來取說的有証我便奉還老道姑見公子說的有理无言回答就要倒轉回身妙禪女在樓窗之內看的明白聽的真切暗暗歡喜將他請上樓來且聽下回分明

第五回

師徒兩人茶樓留意

詩曰 信從來禮頭一派

誰跳出風流苦海

元端春色在牆外

惹逗的遊人厮害

何時能得東君護

囑咐狂風莫浪吹

好姿色

把春光躲過去熱裡

重開

這一曲吟罷單說的是妙禪與張才相會的故事且說妙禪女戀情過急恨不得與他一時携手遂在樓窗上叫道師付何必與他饒舌他若愿意還我親自送上樓來情愿當面相謝他若



藏物不出。他就捎了家去。與他媳婦用了罷。妙禪這些言語。公子在下邊聽的明白。只喜的心  
座難撓。說道。師付。你的徒兒說的明。小生情愿親自送上樓去。當面交還。老道姑說。你及俺送  
上更好。若是不然。我徒兒可遂問你要。言罷。公子頭前。老道姑隨後進了茶樓。底起手攀護  
梯上樓來了。

好一個戀情不合小張才

但見他手扶護梯上樓來

如同是張騫誤入斗牛府

唐明皇得游月宮到天台

雖无有玉兔執杵一傍立

可有个廣寒仙子在瑤台

張公子上的樓來抬頭看

妙禪女悅下樓窗轉過來

走上前玉筍一展雙携手

老道姑說。怎麼你二人可曾認識么。妙禪說道。相公見禮。

忙說道。多謝相公好恩懷。

張公子走上前來。攪一把

老道姑說。公子我徒兒原是出家的人。莫要壞了規矩。

公子說。我與仙姑把禮陪。

明公。公子這一把。攪的妙禪女那个心。寔是難受的緊。

只捏的身體酥麻難消受。

難說那風流千嬌百媚容

但見他秋波含情站不穩

恍惚反身張在公子懷。

張公子雙携柳腰攪一把

老道姑說。徒兒。這裡放着椅子不坐。你是花了眼了。

張公子即忙撒手把身抬

只覺着露滿花心牡丹開

擅魏上一朵梨枝支不穩

不得不強打精神把口開

尊了聲相公屈膝暫且坐

小奴家謝恩得送汗巾來

話說妙禪女被公子一攪。攪的遍體酥麻。爭乃師付在旁。不得不強打精神。秋波流盼。說道。相  
公尊坐。公子此時心中痴迷。也不推辭。就位坐下了。明公。這茶樓以上。就是師徒三人吃茶。並  
无有三个坐位。就是這兩把椅子。公子坐了一把。只剩下一把椅子。老道姑便叫茶小。再看坐  
來。妙禪說道。師付下邊无有坐這一把椅子。師付坐了罷。老道姑說。我坐了。徒兒你坐在那裡。  
妙禪問言。照着公子看了一眼。說道。我公。我在這裡站着罷。老道姑說。我兒金蓮窄窄。站壞了  
身體。妙禪說。師付。小奴倘如站不住時。就與這位在一處坐。老道姑說。我兒身體不是小了。與  
相公坐在一處。一來曲尊相公。二來外人若是看見。惹的那年小的。放些閑屁。妙禪說道。孩兒  
身輕年小。這相公廢年紀又不大。俺二人俱是幼童。知道些甚么。徒兒又是出家的人。並無有  
別的心思。但恐這位相公。他不愿意。明公。這明是邀公子。叫他坐在一處。明知公子恨不得一  
時抱在懷內。那有不應之理。公子聞言。心迷如醉。遂說道。這也不妨。於是將手一伸。拉着妙禪  
的八卦仙衣。說道。仙姑請坐。妙禪即忙將腰一曲。與公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去了。

說起妙禪女

心中寔難過

一見張公子

即忙讓下坐

柳腰只一曲

照着懷中坐

玉體着郎懷

要把齋戒破

他師付說道。你二人一處坐的。到也罷了。可只要老寔的點。妙禪說。師付放心。



我本是少年出家无邪心  
妙禪女杏眼迷縫心裡昏  
其先是玉股雙排並肩坐  
妙禪女玉股雙壓不覺陳  
妙禪女玉露下墜濕了禪  
那一个口對香腮叫美人  
這個說桃花巷中宿一晚  
那个良宵一刻值千金道  
但見他開口就把徒兒叫  
目下就講兩分離

總就是一處同眠不動心  
不由的粉頸一轉回過那  
次後來連衣倒挂公子身  
他二人同偎同靠旨味美  
如同是細雨來把小僧侵  
這個說今日隨我巷中去  
那个道但怕師付老年尊  
他二人甜言密語親只愛  
怎不知男女別嫌人之倫

張公子伸手來把柳腰攬  
張公子口吐丁香將嘴來  
張公子雙抱柳腰背行攬  
可就是陽物不曾入花心  
這一个低聲來把哥哥叫  
那个道不知仙姑何處存  
這個說與相公愿作婚配  
他師付見此光景怒生嗔  
眼看着二人好事未成就

第六回

陰陽兩物魚水多歡

陳院无人草樹光 嬌鶯又語赴陽旁 等閒弄水浮花任 流出門來陳呀郎  
這四句閒言。單說妙禪女與張才同歸桃花巷的故事。且說老道姑以先見二人並肩而坐。次  
後又一前一後的坐法。便問徒兒你們二人並肩而坐。還好看一些。怎麼又這個坐法。但見徒  
兒的臉。看不見公子的皮面了。妙禪說師付。徒兒在巷中禪房中。坐的那椅子上。邊有靠背。坐

得坐下是暖和的。今日坐在那光椅子上。杠的難受。我想坐在那相公這腿上。合那棉花瓜  
一樣。覺着受容些兒。老道姑說徒兒坐的難受。受容。但恐不大長久。妙禪笑道。生一時是一時  
的。於是回過頭親來。了个時。遂將手自那袂袖中塞將下去。暗暗的將公子腰帶解開。仙手向  
下就摸。公子此時陽物硬舉。被妙禪一把。摸住。這公子如何受的住。也就將妙禪的香羅帶解  
開。伸手摸着一物。玉山高懸。中間一个泉眼。流水湧出。好个受人的緊。  
二人一坐共相親 頭靠頭來身靠身 你摸我來我摸你 一樣香味一樣昏  
此時公子。手捏花心。說道仙姑。小生意欲你詩一首。與仙姑和。不知仙姑意下如何。妙禪說道。  
相公請擬。小奴必然奉和。公子手捏花心。遂口吟曰。  
玉山洞半空懸 日望僧人至門前 有時請得小僧至 碧色流來向裡鑽  
公子吟罷。妙禪心痒難撓。遂用手將那  
捏了一捏。說道。好一个碧色流來向裡鑽。小奴有一首。與相公一和何如。公子愿聞。妙禪于拈  
那舌遂口和。  
小小風僧目倒懸 雙携木魚到房前 一朝得入僧舍裡 由來進去鑽又鑽  
公子聞罷。連連稱讚。說道和的好。和的好。不知仙姑有多大的才學。小生死亦相從也。  
張公子一聞味詩心裡迷 遂說道仙姑才學無人敵 体本是天生鳳凰地上客  
因為何身入玄門悟道机 自今後愿與相公在一處 我與你恩愛一心如表裡



但只怕卷中師付有猜意

小妙禪情願與你做夫妻

遂把那飢渴身子交于你

他本是痴愚人兒知甚的

老道姑不知二人滋味美

天色晚了。但見他分付起身。又催逼

老道姑解勸公子。詩曰

二八佳人佳似酥

腰間仗戰暫凡夫

張公子遂即身一起。妙禪女也連忙向上一抬。這一個雲收雨散。那一個暫清停。公子一轉身

坐在妙禪懷中。老道一見說道。你二人莫不是來功的么。公子說怎么講。老道說。我下樓之

時。原是徒兒坐着你。及我回來。又見你坐着他。你抱他一回。他抱你一回。可不是來功的。你二

身輕年小。玩的這些故事。道也有名。相公我請你來我菴中。與我徒兒多演習些故事。日后若

是人家念經。來至菴中。講究的時節。你二人玩玩那些故事。與眾人看看。正是。

風狂女子天下有

雖然當時作笑語

那時節恩愛不長令人惜

你若今日隨我菴中去

任相公花蕊荏苒死不休

他二人相親相愛言語熱

遂說道你二人不說話罷

妙禪說相公若肯將我戀

管叫你隨心隨意會佳期

老師付嬌養自幼迷愛我

不覺的過了午後日斜西

暗裡催人骨髓枯

黃河水翻滾冰涼

痴廟道姑世間稀

生來不曉人中事

花言巧對人稱奇

明公欲知後來事

下回書中色如迷

新刻桃花庵卷二

第七回 張公子參拜神像

詩曰 山泉滴滿繞階流 萬樹桃花映翠樓 閒想恩情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四句閒言句開。話說妙禪聽得託付之言。遂說道。聞得這相公。他今親自要向我菴中。參拜神

像。祈禱還願。師父。你我他一同走去。何如。老道姑說。他拜神像。原是好事。你我出家人。原是喜

的。理應與這位公子同去。公子聞言。即忙見禮。老道姑說。既然如此。請下茶樓。明就走罷。妙禪

聞言。手拉公子。下了茶樓。見面前人烟甚多。師父前頭。二人隨後。路上的佳景。一切不看。不

一時。出了會場。到了那大路上。他師父在前行。走他二人手拉手的。就教起家常來了。

他兩個在路行程。見無人。但見他手拉手的。親又親。陳妙禪面對公子。親又問。

我問你家中還有什麼人。先問你高堂父母在不在。再問你娶了親來未娶親。

再問你家鄉居住。在何處。再問你今年妙齡。幾幾春。萬望你從頭至尾。說一遍。

我日後若是想。你便知情。縱就是。不愧千里去私奔。妙禪女從頭至尾。來相問。

張公子尊聲。多情。有意人。我本是在蘇州城內。住。我在那雙竹巷裏。有家門。

父合母。三年前。前下世去。他本是。世世進士。受皇恩。小生是。姓張名才。字學富。

至今日。虛度。光陰。十八春。十六上。娶的。媳婦。本姓。豆。家中的一切。事情。他操心。

張公子說。罷。家中。真來。愿。妙禪女。輕。故。朱唇。問。元。因。我問你。姐姐。人才。好不好。



貪看你就是個有福人

小張才提起風流二個字

但恐怕郎君意中不稱心

老道說來了

公子說人才然雖不甚醜

婢姑女手挽公子呼郎君

我情願侍奉相公待終身

猛抬頭來至卷前三山門

可就是風月事兒不趁心

遂說道小奴生得容顏醜

他二人約手言歡上前走

話說二人言懽語笑來至在門以前。老道姑近前開了山門。三人一齊進去。老道姑說。公子可是先拜佛么。可是先吃茶么。公子未及答言。妙禪說。公子初至。心中多有飢餓。先吃了茶。用了齋。反着罷。老道說。既然如此。請至客舍。妙禪說道。若在客舍。師父吃茶。不大便當。不如上禪房中去罷。老道說。禪房中豈是待客之處。但恐相公不去。老道姑問道。公子可是向客舍中去坐。可是向禪房中去坐。公子未及答言。妙禪將公子拉了一把。公子遂說道。小生到此。不敢自專。一來年紀甚幼。不算客。就上禪房中罷。老道說。既然如此。上我禪房內去罷。妙禪聞言。面帶着不悅。說。師傅房中。我這嫌不大干淨。老道見他面帶不悅。遂即道。徒兒。叫他向你房中去罷。妙禪聞言。回嗔作喜。說。這到使的。老道說。我死自小。我養的你嬌慣。一點不如你的心。你就叫跟上我。大了。還是這樣心性。老身拿着你合那掌上的明珠一樣。將就作你罷。忙忙將客讓去。我好去與你烹茶。妙禪聞言。笑嘻嘻的。手拉公子。自己禪房中去了。

妙禪女手拉公子進禪房

原來是寫的志潔與冰霜

張學富舉目留神看其詳

正面上迎門貼着四個字

公子問道。仙姑。這是誰的口氣。妙禪說。我的口氣。公子說。你這也算是志潔冰霜么。妙禪聞言。笑道。我與別人志潔冰霜。我見了你就說不起了。

兩邊廂一付對聯黃紙表

上寫着高人提筆字兩行

上一句神清氣爽悟九道

下一句修真養性樂三光

公子說道。仙姑。你這也算是修真養性么。妙禪笑道。雖然不是修真養性。這樂三光。可合着了麼了。

正面上金漆方桌明如鏡

有兩把穿藤交椅在兩旁

東山上一張條几花穿細

山堪上掛着山水圖一張

山几上端方幾部經合卷

白玉瓶直插一枝春海棠

西間裡金鈎高掛素羅帳

下倚着仙姑睡卧床一張

張公子走近前向裡走

內裡邊翠被生溫蘭麝香

床頭上安着一個道遠枕

公子戲道。仙姑。留我在此。到晚上這一個錦枕。是待誰枕。妙禪說。我那哥哥。偕二人枕。公子說。我不妙禪說。你不找還依不的你咧。遂雙手抱住公子。二人一同張在床上去了。

他二人一同張在象牙床

張公子伸手就解香羅帶

妙禪女快解扭扣脫衣裳

正是他二人解帶方動手

老道姑手托茶盤進禪房

話說二人情濃。方欲動手。老道姑手托茶盤進了禪房。一聲呼道。徒兒。來了茶了。二人聞言。即忙起身。各人整理衣服。老道姑說。徒兒。這又是玩的個什麼故事。妙禪又一行穿衣。答道。師傅。



這叫個鳳凰展翅。老道說你二人一樣的架子。是叫什名么色。妙禪說這是鴛鴦雙展翅。那老道說道好名色。徒兒老實學學。咱好下五方。先讓這客吃鐘茶罷。妙禪聞言。這才讓公子坐了。上坐。又讓他師傅坐下。老道說及。撻兩把椅子。我坐了。徒兒還是無坐。你坐下陪着的。公工吃茶。我去做齋來你用。言罷。托茶盤而下出門去了。

第八回 妙禪姑成就良緣

詩曰 好色女子最聰明 千方百計樂無窮 風流格訓文子想 忘却無來無後成  
四句閒言勾開。話說公子叫道仙姑。請那邊坐下。恐師傅撞見。妙姑說道。師傅是個大癡。愚人就是坐一處。他來遇見也無妨礙。一行說着。將公藍衫解開。分為左右。但只見腰中繫一條子。綉花羅帶。又遇公子鬆開。將中衣向下一拉。那話亦露將出來。這妙姑低垂粉頭。呆呆的盡看恨不的含在口內。看了一回。心痒難熬。情癡如迷。遂噫噫聲音。叫道親親姐姐。我將他來收拾了罷。公子見妙姑情迷如癡。柳眼頗得。如同癡了一般。自己也把持不住。遂叫道親親姐姐。你代將他收拾了那裡。公子這一聲姐姐。叫的妙姑另顯出一個態度。怎見得  
情兒濃 意兒癡 眼角斜凝心迷亂 源泉滾滾流不盡 心頭火兒如線提 筋骨酥  
麻難消受 口叫親親快收拾

自己連忙解開羅帶。將紅綉裙子向下一推。柳腰一轉。玉股轉抬。輕輕的坐在公子懷中。將那仙衣開了一開。叫道親親哥哥。你再舉舉。公子聞言。將那話向上一舉。妙姑忽着向下一坐。說道

我的親親。我這可撈着你了。公子故意的問道。仙姑你撈着是我的甚麼了。妙姑伸下手去。摸着那話說道。我撈着收拾了。公子說。你代收拾。就吃收拾罷。因何還留下半截。妙姑說。這半截就勾我受用。若是收拾全了。可就昏殺我了。這几句话說的公子如同是

襄王入了陽台夢 心神昏昏入漢宮

不由的兩隻手緊抱柳腰。向上一搗。妙姑將身子向前一探。將身子塌伏在那桌面以上。公子的玉股近舉。那話進的。一半大。這妙姑的身子就昏過去了。

妙禪女初經雲雨一陣昏

但見他二目迷迷似癡人

渾身上筋骨麻酥受不住

櫻桃口喘喘吁吁叫親親

小金蓮玉股丹心桃似標

桃花臉粉紅面皮色還真

正是這風流女子意兒美

徒兒用齋罷

老道姑手端齋飯進了門

話說妙姑正到了羞處。老道姑手端齋飯。進了禪房。叫道徒兒用齋罷。妙姑聞言。即忙直起身來。還是坐在公子玉股以上。老道問道。徒兒這又是學的個什麼故事。妙姑說。這叫菩薩坐蓮台。老道姑說。我見那塑的菩薩。端在蓮台以上。端端正正的坐。你怎么肥在這裡。如同發昏的一樣。妙姑答道。那又是一個故事。老道問道。那又是什麼故事。妙姑道。那叫神女巫山夢。老道聞言。一行神女巫山夢。徒兒我也學學罷。妙姑說。你有了年紀。學不的了。你快去用齋罷。老道聞言。一行向外走着。說道。這人老了。就無用了。連個巫山夢也不能做了。一行說着。向廚房而去。妙姑坐在上邊。還是不肯離。抬頭看見桌面以上。是兩盤素滷單子。兩盤玉筍湯。妙姑一



伸手拿過來了。一個糖食餅子。說道哥哥你吃一個兒。公子說我這手抱着你。怎麼拿的。妙姑聞言。將糖餅啣在口中。金蓮雙抬。柳腰一轉。輕輕的轉將過來。一雙金蓮打在公子的腰後。回過了面。對着口腮。將糖送于公子口內。公子吃了几口。妙姑問道。哥哥吃着美也不美。公子說妙姑親口吐來。美味異常。妙姑聞言。又將柳腰輕轉。金蓮雙抬。又束了個半面。一伸手又拿了一個啣在口中。轉將過來。吐在公子口裡。公子又吃了一個。話不可重敘。妙姑一連啣了三枚。玉股搏明公。這一比兩個故事。

一名仙人推磨 二名白猿獻果

妙姑說如此玩耍。到也快樂。只是怕壓壞了哥哥的肢體。待我下去罷。公子將小妙姑抱了又抱的。說道小生得仙姑這個滋味。不嫌壓壞。妙姑聞言。心中迷亂。朱唇微啟。含着公子的舌頭。吮咂了一回。說道哥哥。我下去用個點心。天色不早。點上燈的時節。咱可再做好事。言罷。將柳腰一轉。轉朝外。金蓮落地。身子向上一飛。列位明公。他這一起有分解。

小和尚離了僧舍 小虎司出了金穴

妙姑轉面。但見公子的中衣濕了一大塊。自己將褲子提上。即取了一條汗巾。與公子拭了一拭。公子起身。妙姑與公子繫上羅帶。端過水來。二人淨了手。雙雙坐下。共桌而食。將飯吃完。天已日落。老道姑前來。將着子碗收去。束上燈燭。妙姑說師傅安眠去罷。這里不用你了。老道姑說徒兒。我去了。你可好好學个武藝。莫要荒功。妙姑說徒兒記下了。師傅放心。言罷。老道姑出禪房去了。

禪房去了。

禪房內出來老道痴愚人

桃花菴把住哥哥叫親親

想人生能有幾年少年樂

就是我那世遇着有神靈

今日裡算是牛郎織女會

目下裡一點魂靈入丹心

第九回 赴陽台情郎索酒

詩曰 今夜今宵 月朗初照 等閒兒一見又照 憑白裡兩邊湊巧 向燈前見他疑

是夢中來到 何曾心內驚臉兒紅還白 熱心腸火樣燒

這一曲吟罷。單說妙姑得會佳期的故事。且說妙姑將門關上。兩手抱住公子。就要上床。公子說道妙姑且慢。小生與你得會佳期。我想幼女初見。必須一杯酒兒。和良宵。小生方才足興。妙姑說你還不早說。我使人去取。這菴中有的。也可便宜。菴中可無曾備下酒。這又黑了天了。待叫何人去取。公了說今晚無酒。小生不吃。一行說着。轉身向那椅子上坐下。不言不語。妙姑見他不樂。急忙向前攬個頭來。親了個嘴。便叫道親哥哥。你待吃酒。小奴去在就是。公子說向何處去。妙姑說離此菴里許。不多時就回來了。公子說用何費這些。這房中現成有

小妙姑即忙起身關了門

白日裡美食到口不能吃

說什麼良刻一刻值千金

看你這風流美貌真難得

將這口美肉嘗嘗新不新

一轉身回頭就把哥哥叫

今晚叫你隨意又放心

小奴家今日得見你的面

小奴家得配哥哥值萬金

行說着二人就向床上去



的你只不與我吃麼。妙姑說在那里呢。公子說在你的身上。妙姑說身上怎的。酒。公子一伸  
手。插在妙姑的腋下。摸着那高聳聳的金穴。說道這不是一壺的美酒。妙姑聞言。倒在懷中。說  
道親哥哥。到也罷了。你戲我幾乎將我唬死。公子說你怕的什麼。妙姑說怕淡了我哥哥的興  
趣。早說這酒在于小奴身上。我任憑哥哥吃。還怕哥哥吃着不美。哥哥既是要吃。請上床來。小  
奴管你個醉就是了。言罷。手拉公子來至床前。坐上床。與公子脫了靴子。解了腰帶。將中衣拉  
下。公子也去了藍衫。渾身脫了光的。流的。妙姑又將桌面以上的燈燭端過來。放在綉帳以前。  
粧架以上。照的極明。遂將公子上下細細看了遍。那時節味雖沒嘗。你看樂乎不樂。

張公子上下脫的光又光  
可就是身體白淨與人強  
急忙忙脫了仙衣解羅帶  
又把那中衣脫去上了床  
低粉頭朱唇就把檀口對  
這一壺美酒今夜儘你嘗  
妙姑女同體上下細端詳  
一抬頭看見腰下那件物  
又把那青絲一挽纏絨絲  
赤條條玉白身子忙倒下  
欠玉體暗將那話入中央  
分明是手足四體同一樣  
好叫人身體酥麻心內慌  
摘下了頭上逍遙冠一頂  
一反身合在公子臂堂上  
叫了聲我的親親動一動

話說妙姑合在公子身上。那話入了金穴。妙姑玉體昏昏。叫道親親的女婿。你這樣味滋好哇  
不好。公子說這樣我可道好。但不知仙姑心裡覺如何。妙姑說我也心裡是昏昏如也。我其初  
這心裡還嫌。公子說還嫌甚么。妙姑說嫌不得全入。妙姑一行說着。公子向下轉一幌。了兩幌。

方才進去一大半。妙姑說道。哥哥你再硬舉舉。公子聞言此言。將玉股回上一尺。明公這一欠  
又欠的。妙姑難受。只聽的嗚嗚聲。聲音不絕。滿口叫道。哥哥。這正是  
花蕊不禁柔。春風率未休。花心又未足。情骨脈無極。低低喚情郎。春宵樂未央。

將那貪戀無厭的身子。上起下落。柳腰一擺。花心輕折。公子在下一抬一送。二人交歡良久。至  
相欲洩之際。公子使的氣喘吁吁。妙姑嬌聲不住。口內叫道。親親的哥哥。你慢着些。死少頃樂  
情迷精亦遂洩。妙姑在上柔丹了多時。方才反下身來。叫道。哥哥。可撈苦了你了。  
陳禪姑交歡已畢。親又親  
叫了聲親親哥哥可意人  
滿心裡暗藏一點偷情意  
小奴家苦盼佳期三年正  
再不肯輕易與人失了身  
再無見出類超羣一個人  
我喜的哥哥得遂我的愿

得見了幾多少年不應心  
今日迎春大會去望京  
不料想茶樓以上遇見你  
公子說我若不來。你便怎么。妙姑說你若不來。饑也。就饑死我了。  
撈不着。夜晚施展風流魂  
不知道這心中愛不愛  
怕的是今日還家要起身  
小奴家縱然想的肝腸斷  
可戀我為你思想命歸陰  
叫了聲仙姑待我情意好

今夜裡你親我愛雙雙美  
將言這野草開花不理論  
多者是朝思暮想染成病  
張公子挽過頭來把口親  
小奴家對面一見就應心  
再無見出類超羣一個人  
我喜的哥哥得遂我的愿  
但怕是你心不是我這心  
回家去抱着妻同歡悅意  
你就是盼斷衡陽無信音  
陳妙禪才得相聚又思別



妙姑說住口你口中仙姑長仙姑短。這個叫法不好。公子說我待怎樣叫法就好。妙姑說你叫我聲親公子說親什麼。妙姑說親娘子。親姐姐。公子說這個稱呼就好。妙姑說。這是一聲言也就受用些。公子便叫道親娘子親姐姐。妙姑將身子向上一擡說哥哥你說罷。

我看你原是天下第一人。你若是不嫌小生人物醜。我情愿陪伴姐姐到終身。

張公子說了一句熱情話。妙禪女帶笑開口問元音。

第十回 綾帶美女插花

詩曰 閒對情人訴心懷 身心一點怎安排 未等說到表情處 囑咐珍重多嬌才  
四句閒言提過話說公子言罷。妙姑叫道郎君。你這話可是實心。可是假意。公子說我實不瞞你。我看這遍天下的女子。人才美貌。風流飄洒。除却小娘子。別無第二個。因此生陡胆前來。小得近芳容。就是三生之幸。又蒙娘子深情。結久遠夫妻之恩。小生亦自覺福分不小。就與娘子作伴百年不離。也是情愿的。妙姑說親郎君。你若真是真心如此。妾身明日必然治酒相謝。公子說你就今夜敬謝了。可不好。妙姑說今夜三更少酒無有。怎樣敬謝法。公子說酒有現成有的。妙姑說在那里。公子將妙姑抱在懷中。說就在你這身上。妙姑說小妾今夜這身子。就交與你的了。只是恐郎君勞着身體。公子說今夜得會仙姑。更覺有十二分精神。與小娘子玩耍。如同是背邊鳥。自不覺色。妙姑開言。倚在公子身上。叫道親親的郎君。你還待怎樣玩耍。公子說你還上我身上去罷。妙姑聞言。反往公子身上。自己用手將那話拿入穴中。柔染一回。說

道我與你初交時。只入進半截的。就勾的受用不了。是怎麼。這一遭。便恨不得全然進去。公子說你再俯就俯就。妙姑又向下施了一挽。柳腰探了幾探。說道這樣只入進一大半。明日晚上待我縫下一條白綾帶兒。再這樣玩耍。將他來束在根上。一手抽提。他在下邊。也不用使力。也得全放進去。那樣可好麼。公子說明晨你做下。晚上我合你試試。這也算玩一個故事。妙姑問道甚麼故事。公子說道這叫美女倒插花。妙姑笑道怎麼就為正插花。公子將身一側。兩手抱住妙姑的柳腰。向上一翻。將妙姑身子反在下邊。仰臥。金蓮兩邊一分。將那話插入金穴。說道這就為正插花。妙姑說這是你插呀。可是我插。公子說仙姑穩着身子。受用着些。待小生替你插了罷。

張公子貪戀花心兩起忙 妙禪女卧仰暗把滋味嘗  
那一個一俯一就心裡慌 這一個一抬一縱鷄吃米  
起初是和和款款魚戲水 次後來顛顛倒倒蝶翅狂  
可覺着前番不如這番強 其先是小孩撥痒開戲水  
只覺着渾身酥麻受不了 不由的哼哼唧唧叫親郎  
口含着公子丹唇叫親娘 今夜晚初知公子手段妙  
妙禪女細語嬌音聲不住 張公子上下塌確意欲狂  
他二人緊緊接抱滾滿床 妙禪女紅網花鞋雙撮吊  
頭上的青絲亂散在一旁



他二人相偎相倚不肯離 忽看見一輪紅日照沙窗

話說二人貪戀玩耍。你親我愛。不覺的天色大明。妙姑說。郎君暫且睡。待我起去梳洗。梳洗畢。開房門。老道姑端了淨面水來。妙姑淨面。涂脂抹粉。正是

二佳佳人女娥娘 覽鏡梳洗粉點妝 密密擺下風流陣 原施香餌釣湘江

妙姑妝點已畢。覽鏡一照。真正是嬌嬌滴滴。令人可愛。忙至床前。揭開羅帳。見公子安然穩睡。遂搬過頭來。親了个嘴。公子知覺。即忙起身。妙姑拿過中衣。抱在懷中。一一的與公子穿上。又將靴子拿過來。與公子登在足下。穿了藍衫。妙姑親自與他繫上腰帶。抱下床來。出了羅帳。妙姑担過淨面水來。手拿汗巾。入盥盪透。親手與公子拭干。方才起身。公子見妙姑這等周旋。心中甚是戀愛。遂叫道。仙姑。小生在此。欲與仙姑作個久遠之計。但恐日久。師父不說。一來如此。二來外人若見。仙姑難免是非之口。如之奈何。妙姑沈吟一回。說道。不妨。哥哥若是戀我。我奴自有主意。二人一行講話。老道姑端着點心。進門而來。妙姑即忙接過。放在桌面以上。說道。師父。這位相公願與做個徒弟。師父意下如何。老道姑說。徒你長這大小了。還是不知事理。那你我原是女姑。他是一個男子。為僧為道。只宜男子處出家。我女姑門中。如何招的了他。弄的這卷中男女混雜。卷主一見。還叫咱師徒住不成了。妙姑說。師父。這相公原是女公。老道說道。

徒兒。你又哄我咧。這明明是個書生。怎么又說他是個女子。妙姑說道。師父不知。你看他雖是個相公打扮。可是女人身子。老道姑說道。這是果然。那可是哄我。妙姑說道。這是果然。不是哄你。老道姑說。怪不的。你二人見面就親熱的。坐卧不離。既是如此。何不叫他換了女裝。我于今這大年紀。再招上一個徒弟。你姊妹二人作伴。也是甚好。只怕他是一男不是一女。妙姑說。師父既要他招個徒弟。我管叫他變過來。師父你向莊中取一大壺酒來。祭奠了神像。我與姊妹換了女妝。師父你看是男是女。好與你磕頭。叫師父哇。老道聞言。遂說道。徒兒既是如此。我去向莊中取酒買香。你可與他快換上女裝。罷出門去了。

聰明女子會搗鬼 要瞞師父癡愚人 若非如此巧打扮 豈能卷中住半春

第十一回 拜師徒男扮女裝

詩曰 黃鶯啼時春日高 紅菲發盡并邊桃 美人手巧裁衣中 芫芫輕花落剪刀 四句閒言勾開話 話說老道姑聞言。果然出門取酒去了。妙姑說。相公你過來罷。公子說。過來怎么。妙姑說。過來我與你改了粧束。公子說。如此生脫的。令人不好受些。妙姑說。若不如。此有客來見你一言。我一語。叫人看破。自難免無有是非。若到那時。但恐咱夫妻不能長聚。公子此時。待不改粧。又恐姻緣不長。會色之心。貼在妙姑身上去了。遂說道。為你這小妮上。叫我不男不女的了。遂來至妙姑面前。妙姑將他攬在懷中。將公的頭巾摘去。折開青諒。就與公子子梳粧起來了。



公子懷中生

妙姑心內歡

拆開青絲髮

巧把髻兒盤

烏雲挽水髮

京裝壓髮邊

戴上道冠

翠帶飄翻

身上的可體藍衫脫了去

又那把八卦仙衣身上穿

打扮起居然是个仙姑樣

誰知道不是一女是一男

婢姑女探個頭來親个嘴

自今後我可不要你了么

自今後不要上邊要下邊

到夜晚去了粧束將你抱

白日裡這個模樣我不會

這公子將身一抬向上起

陳妙禪看見一事反了難

話說公子向上一起。妙姑見他穿着靴子。遂說道。靴子還不是道姑穿的个東西。這一件還不

能瞞過去。卷中又無有男子鞋脚。這待怎樣。公子說。就是男子的鞋。我穿着可也。不與你一樣。

妙姑說。這也不妨。女姑之中。大脚小脚不等。小脚的為女姑。大脚的為道姑。女姑是半路出家。

道姑自幼出家。只是這靴子。道姑中無有穿的。沈吟了一回。說有了。日前我與師父的俗徒做

了一雙紅緞鞋。還未曾拿去。待我取來穿穿。看看好不好。言罷。到了師父房中。我將出來。來至

自己禪房。與公子脫了靴子。穿在脚上。不大不小。甚是合體。方才打扮完備。老道姑背着一大

壺酒。手拿香紙。進了禪房。將酒放下。妙姑說。師父你可看是男是女。老道姑抬頭一看。心中大

喜。說道。從前我是當个相公。果然是个女公子。

老道姑抬頭留神仔細觀

走上前一把拉住開笑言

我見你搖搖擺擺書生樣

那知道本是女子扮成男

自今後在我門下為弟子

有老生當依親生一樣看

你二人他為姐來你為妹

習學着撞鼓擊鐘念經文

久以後我若修的得了道

度托你姐妹兩個俱成全

老道姑心滿意足不住聲

妙禪女尊聲師父吃齋飯

話說老道姑信以為真。口口聲聲囑咐不已。妙姑說。師父用齋罷。用了齋飯。我好與妹妹神前

叩拜。老道姑這才坐下。三人共桌而食。用了點心。老道擺上茶禮。妙姑拿着香紙。出了房門。三

人來至神前。燒香叩拜。老道姑念經焚紙。叩拜已畢。出了大殿。老道姑說。徒兒。你妹妹今日初

至。不知這卷中景致。你與他向那桃園以裡。玩耍玩耍。去罷。妙姑聞言。心中甚喜。暗自想道。

賞花必得有酒。代我問這師父討些酒來。好與相公取樂。遂說道。師父。我妹妹在家。日日好酒

徒兒。今日與他吃了出家酒。何如。老道姑說道。這出家人是女記念的。不可吃酒。妙姑說。師父。

妹妹初至。不用記念。三年而後。方才記罷。老姑說。我那嬌兒。就任着你罷。你先合你妹妹去罷。

老身隨後與你送酒送菜。你二人可好好玩耍。莫要打仗。妙姑說。記下了。言罷。笑嘻嘻的拉着

公子。離了佛院。一直向桃園而來了。

妙禪女手拉公子進桃園

笑嘻嘻的萬金難買今日天

眼前裡千樹花多爛爛桃

身旁裡又有風流美少年

但只見他杏臉桃腮分外俊

那一等風流美趣令人鮮

一回首輕啟朱唇開笑口

叫了聲親親嬌嬌的可意男

今日日桃園以裡來玩耍

小奴家得意如同上九天

我並情愿佳有美酒任你用

我將這窈窕身子儘你玩

咱二人桃園當作鴛鴦令

任憑咱顛鸞倒鳳共你喜懼

妙姑女一路行來心中喜



不多時來至桃園以裡邊

話說二人來至了桃園。公子抬頭一看。但見花似紅火。一望無窮。甚是燦爛可翹。公子說道。仙姑妙說。你怎公又仙姑。你是叫我姐姐。公子說我無叫。妙說再不許這個叫法。公子說我再叫你姐姐就是了。姐姐我觀此花景。有一句說來對字。仙姑一對何如。妙說應聞公子說。萬樹桃花處萬火。妙說對曰。一對遊女一令男。公子聞對。心中大喜。上前一把抱住。叫道。親姐姐。可我服了你了。

張公子把个妙說接抱懷

他說道姐姐胃中有天才

你本是一顆珍珠無價寶

在此卷如同黃金土裏埋

我不該點汚仙姑清白體

今日裡得與小生連理偕

你若是有朝一日時運至

也可能鳳冠霞佩立玉斗

妙說說我一個出家人。何能到此。公子說仙姑。

唐朝時有個皇后叫則天

唐世宗拜廟降香動心懷

將他來收在宮中奪正位

到後來世宗化崩

眾文武拜賀金鑾坐玉階

張公子提起唐時淫蕩女

妙禪女輕啟朱唇問明白

眾明公要知問的什麼話

且等以下一回裡說出來

第十二回 宴園林交杯對飲

詩 花籠明月竹籠烟 百尺絲繩半空懸

曰 妙禪女姑俊人秀 碧桃以下打鞦韆

閒言提過。話說公子講到武則天娘娘身上。妙說相公住口。那武則天后前隱先帝之私。陰徒後宮之嬖。乃是個淫蕩之婦。位登九五。雖是女子之魁。就是節儀上不大明白。這等人我還看不在眼裡。公子說。為女子者如他也罷了。妙說說。他雖是位高爵顯。也不過求一個從心之樂。愚姐姐不才。今日有花有酒。又有妹妹相陪。就是那武氏女皇帝。亦不過如是。公子說。妹妹。可是假的說。妙說說。假的可強如那真的。二人正然講話。老道姑送了酒菜兩盤。素菜果子。到了一科大桃樹底下。有一面石几。兩邊有坐。將酒果放在石几上面。老道說。徒兒你二人在此玩耍。我好回卷中看門。言罷。倘佯去。妙說與公子來至石几以前。妙說將酒斟上。一杯。讓公子坐下飲酒。公子說。這個杯我還會端。妙說說。我手端將起來。以手攬着公子的脖項。與公子飲了一杯。公子又讓妙說飲。妙說說。我是不會端了。公子說。你方才怎樣會端。這就不會了。妙說說。你飲我就會。我飲我就不會。公子說。你原是我還你。還伸手將妙說抱在懷中。端過杯來。費了一杯。問道。這樣却好。妙說說。這樣吃着。香美些兒。公子此時慾火熏心。遂用手將妙說的羅帶解開。摸了又摸。妙說自覺難受。叫道。哥哥。我還代吃一口。公子聞言。又端過杯來。妙說說。不吃此一杯。我是要吃你腰中帶的那一壺。公子聞言。忙將褲腰解開。露出那話。妙說轉身過來。玉股兩分。坐在公子腿上。那話插入牝中。又做起來了。

趙君娘娘坐蓮台

玉股綿綿兩分開

相如腰下執着盞

文君玉戶接進來

銅壺滴漏自來酒

銀缸倒就有漏台

張生情知妙姑渴

特硬金莖露一杯



妙姑此時淫心似火。金蓮雙抱公子背後。兩手緊攬公子腰中。朱唇輕含公子舌尖。身子貼着公子就了。妙又就口中叫道。親親的哥哥。公子此時心如酒醉。玉體硬舉。半抽半就。口中香舌任其嗚啞。二人深情美意。真令人描寫不盡。又有鴛鴦調一首。

情與兩和偕。手挽香肩嘴對腮。玉體坐即懷。巧語鶯聲叫乖乖。那一个金蓮舉。

這一个玉壺漏滴階。一對鴛鴦交翅舞。兩隻花鵝離不開。

二人雙舞了一回。妙姑說。郎君咱再另尋个方法玩耍玩耍。何如。公子說。姐姐還有什麼法玩耍。妙姑說。我有一句對兒。你若對上。我這身子交付于你玩耍。也任你一回。你若對不上。你的身交付于我。我吩咐。不許違令。這樣法何如。公子說。願聞。妙姑說。桃花心裡蝴蝶舞。公子說。我對不上。妙姑說。你對不上。可就聽我吩咐。公子說。我又對上了。妙姑說。對來我聽。公子說。玉洞門前小僧狂。妙姑問對。抱住公子。坐了几坐。說道。好一个玉洞門前小僧狂。公子說。對的怎樣。妙姑說。對的好。公子說。這可就依我了。妙姑說。從命。公子將妙姑抱起來。反在石几以上。身子仰臥。將腿上的綉花雙鸞解開。那个綠花紅褲。與他脫下。露出壓霜欺雪的兩條白腿來。真正是。

風流格履清兼。玉肌照眼又動。

公子看罷。愛之不足。遂啟檀口。向玉肌以下咬了。妙姑口叫哥哥。公子又將綉花帶拴在妙姑腿上。將兩條腿吊在那桃花枝上。遂斟了一杯酒。灌在妙姑口內。自己也飲了一杯。但見妙姑

玉洞門開。金穴流漿。公子忍耐不住。遂將身一挺。那話一直而入。向前送了一送。妙姑就嬌聲細音的叫起來了。

妙姑女細語嬌聲叫親郎。

慢着些兒罷。

妙姑女柳腰款擺聲不住。

妙姑說。但怕郎君使的忙。

公子說。小生叫你吃个飽。

妙姑說。哥哥你就是如此。一年也是不拘。

妙姑說。班到來年也是香。

自用你白晝黑夜長相聚。

不由的任意盤桓上下狂。

身以几枝桃花亂搖動。

妙禪女也有一比。

如同是葡萄架下金蓮娘。

衆明公要知後來一切事。

只听的鶯聲嚶嚶不住忙。

小奴家初經風雨寔難當。

張公子款款輕輕點和江。

這公子一回緊來一回慢。

叫了聲郎君你可罷了我。

你先入上半截罷。

問一聲這樣玩耍好不好。

那話物一回出來一回藏。

但求着郎君得意心裡足。

將這個妙姑身子位你嘗。

其先是細細几點及時雨。

搖的那花飄飛來落身旁。

小奴家任憑尊意理應當。

張公子聞听此言心迷亂。

次後來狂風暴雨傾上倉。

張公子好似當年西門慶。

待如何桃花巷中染黃泉。

只得是下一回中說其人。







